



### 阿雄與倩玉（上）

醫學系六年級 葉心偉

阿雄站在婚姻介紹所外面已經一個多小時，對於他而言，他從未想過自己「即將」步入婚姻，最後熬不過出門前媽媽的耳提面命，阿雄走進了介紹所。阿雄今年四十七歲，身形矮胖，相貌說好聽點是平庸，身上充滿著蒜頭和蔥的辛味，混雜汗水的臭味，衣服因長年的汗漬而褪色，皮膚因長年務農而變得黝黑，雙手也長滿粗繭，同時還因多年前的意外變成了跛腳。想像一下，今天的你在辛苦工作一天後，拖著疲憊的身子搭上公車返家，這時全車的座位只剩下阿雄旁邊的位置，我想你多半還是叫自己打起精神，站好並抓緊扶手，更別提跟他結婚這檔事。而阿雄有自知之明，很早以前便打消結婚的念頭。但前些日子年近八十的媽媽突然在家暈倒，送進醫院後才發現是高血壓和糖尿病導致的慢性腎病變，緊急洗腎之後才活了下來。這件事嚇壞了阿雄，阿雄父親很早以前便去世，他和哥哥都是老母親一手帶大的，而阿雄性格內向自閉，沒什麼朋友，活到現在便只剩媽媽和哥哥會跟他說話，但哥哥早已有家室且已經搬到外面，只剩下媽媽跟自己生活在老家裡。好不容易救回一命的媽媽開始了洗腎的生活，每三天就要到醫院，而媽媽似乎意識到自己將不久人世，便開始催促阿雄結婚，不要孤單過完一輩子。起初阿雄以為媽媽只是智能退化而開始胡言亂語，但幾個星期後一位媒婆來家裡要阿雄的照片時，阿雄才知道媽媽這次是認真的。

阿雄年輕時在一家成衣廠當運貨司機，與工廠裡的一位女工談戀愛，原本已經要見雙方父母，但一場車禍讓阿雄變成跛腳，女方家長看了嫌棄，

一樁美事便不了了之。後來成衣廠開始將勞力放在中國、東南亞等地，台灣的工廠開始大幅裁員，阿雄在那時便辭退了，帶著一點積蓄回鄉下種植蒜頭和蔥維生。媽媽後來也有想嘗試安排幾場相親，但在人口外流嚴重的鄉村裡，有多少女性願意與阿雄守著一片不大的田地度過一輩子？阿雄也曾想過要去台北打拼，但想到自己的學歷和跛腳，阿雄便放棄了。幾次失敗的相親後，阿雄和媽媽都打消念頭，畢竟哥哥生了兩個兒子，也算對家裡祖宗有交代了。

又過了幾個月後，媒婆那遲遲沒有消息，阿雄想說媽媽應該會打消念頭，結果媽媽有天拿著一張紙，上面抄滿都是婚姻介紹所電話，而阿雄仔細一看，都是專門介紹大陸、越南、印尼等地區的外籍新娘。其實這些外籍新娘在阿雄所在的鄉村很常見，只要村裡年紀大一點的男性結婚，新娘十之八九都是外籍，而這些外籍新娘在鄉村裡名聲可不好，許多拿到錢或是身分證便會離婚或是偷跑，不管小孩又或是把小孩當成之後爭取離婚費用的籌碼，而夫家或多或少也理解這點，但為了傳宗接代也願意完成這場交易，一個願打，一個願挨。而這些婚姻介紹所自然也明白這些事，於是便會標榜「三個月內包取回家」、「保證處女」、「跑一個換一個」等這些畸形的標語。阿雄勸了媽媽幾次，把村裡對外籍新娘的壞話說了遍，但媽媽仍然堅持，媽媽心想畢竟等阿雄老了，至少還有一個孩子陪伴。

倩玉從小成長在越南東河市的一個小村莊，當然「倩玉」這個名字並不是她真正的名字，只是仲介幫她取的，但這個名字將會伴隨她的下半輩子。倩玉老家村子裡多數人都十分貧窮，但窮困的人也還是有生存方式，十幾年前開始有婚姻仲介找上這個村子，說什麼可以嫁去台灣，收取一大筆費用。剛開始村子裡的多數人不當回事，但看到出嫁國外的鄰居女兒返

家時，身上帶著首飾，以及有錢能翻修家裡老宅，村子裡眾人便開始將家裡略有姿色的女兒往外嫁。當然這中間也有不少悲劇憾事，但看到原本過得比自己差的鄰居開始買房購車，眾人仍舊趨之若鶩。

倩玉從小就十分孝順，中學畢業後便在家裡幫忙農務，農閒時也會去市裡打零工貼補家用，無奈自己的二哥貪色好賭，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債，債主拿著開山刀追到家裡。迫於無奈，倩玉爸爸決定要把女兒嫁到台灣。起初倩玉十分不願意，一來不知嫁給誰，嫁到台灣何處；二來當時倩玉已經有男友了，說什麼當然都不可以接受。但在爸媽淚眼和親情的夾攻下，倩玉也只能一把淚跟男友分手，將照片和資料交給仲介。接著除了要忙家裡的農務外，倩玉每個禮拜都還有撥幾天去事務所裡學中文。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三個多月，有一天仲介興沖沖跑到家裡說已經喬好相親時間，倩玉隔著電腦螢幕，在視訊中第一次見到了阿雄。雖然倩玉老早就已經從鄰居口中得知去臺灣多半是嫁給中老年男子，而且通常是嫁去鄉下地方，但倩玉心中還是會幻想一下夫君，只可惜看到阿雄時，所有幻想都煙消雲散。多年後倩玉總會想起那時，想著如果最後一刻拒絕，自己又會有何種命運？但一想到二十萬的禮金，不僅能償還二哥賭債，還有一點閒錢能改善家裡狀況，多年後的倩玉仍然想不到拒絕理由。

結婚那天，喜宴上坐不滿三桌，一來是阿雄媽媽為了兒子娶妻，早已將積蓄投入，還額外借了一筆錢，實在是沒有多餘閒錢；二來倩玉自己孤身一人嫁來，沒有家長親友；三來年近五十才娶一個越南女人，著實說不上風光。阿雄以為媽媽心願滿足了，這些煩心事可以暫時放下，但沒想到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：首先是語言隔閡，倩玉中文只會講幾句，完全不能跟只會說閩南話的媽媽溝通；二來是媽媽逐漸開始失智，脾氣變得暴躁，

只要稍不合她意，各種情緒便會招呼在倩玉身上，有時連阿雄也無法倖免；三來是生活習慣差異，從煮菜、洗衣、打掃等家務，這些或大或小的差異都讓阿雄無法適應。一邊三不五時要載媽媽去醫院；另一邊還要比手畫腳安撫倩玉，夾在婆媳之間的阿雄確實難為，後來阿雄聽了大哥建議，家務改由阿雄自己主持，讓倩玉一邊幫忙農務，另一邊去打零工。阿雄大哥是中盤菜商，從田地到菜市場，總有許多打零工的機會，阿雄心想不錯，一來是減少倩玉與媽媽相處機會，二來是讓倩玉能多出去走走，也能幫助她學中文，於是便答應了大哥。

至於倩玉，經歷這些事，嫁來一段時間，早已從原本對未來婚姻充滿幻想的女孩，變成只希望能嫁給對她好的女人。倩玉覺得阿雄人確實不錯，每個月都會給自己一筆錢寄回老家，而自己嫁到的地方雖然鄉下，但也遠比自己老家方便。而為了處理自己和媽媽之間問題，阿雄還安排讓自己去外面打工賺錢，阿雄處理自己不擅長得家務，這些自然都點滴在倩玉心頭，因此每當有打零工機會，倩玉自然都會全力工作，一方面多賺一點貼補家用，另一方面也能多點錢寄給老家孝順父母。因此每當大哥開著小貨車來載倩玉去工作時，倩玉總是立刻放下手邊事務。

這乍看之下沒有什麼，但時間一久之後，鄰居見到倩玉幾次搭上阿雄大哥的車，閒話自然少不了。起初阿雄不以為意，他與大哥感情甚篤，自然知道大哥是為他和倩玉好，但閒話聽多了，也讓阿雄身為男人的顏面掛不住了，畢竟自己再怎麼不堪，總也是「一家之主」，放著老婆在外面跟別人到處跑，確實也不太好看。但倩玉好不容易有機會脫離阿雄媽媽，還可以多賺一點錢，在阿雄好說歹說下，倩玉仍舊不肯回頭當家庭主婦。畢竟他們之間的關係只是由一張紙所維繫，有夫妻之名，而無夫妻之實。

然而，在某一天夜裡，阿雄忙完蒜頭採收回家時，發現媽媽竟然昏倒在地上，緊急送她到醫院。理論上這個時間倩玉應該在家，但偏偏此時各家都在忙採收，需要人力緊湊，倩玉聽到隔壁村需要人力，便跟著大哥一起去了。直到倩玉趕到醫院，阿雄媽媽仍然還在手術房動刀。阿雄一見倩玉，著急難過的情緒轉化成憤怒，一個火辣巴掌毫不客氣，當著醫院眾人面前打在倩玉臉上。倩玉自知理虧，也不敢多說什麼，偎在角落撲簌簌地哭著。最後媽媽有驚無險地過關，但生活也完全無法自理，倩玉便開始整天在家照顧媽媽，不敢再提去外面打工的事。而阿雄內心也有所虧欠，畢竟當初只是應著媽媽要求，卻耽誤倩玉的大好光陰，於是每個月又都會多拿錢給倩玉。

從那次起，阿雄與倩玉便時常在想他們到底是什麼關係？除了那張結婚證書還有錢，彼此之間的情感到底是什麼？或許是因為雙方重新意識到之間尷尬關係，阿雄與倩玉之間話越來越少，除了日常以及為滿足阿雄媽媽抱孫心願，他們兩人幾乎沒有交集，成了最親近的陌生人。阿雄與倩玉原本以為會這樣草草過完一生，但接下來倩玉的懷孕，又給兩人帶來天翻地覆的改變。